



## 她有喜啦

那天，日头当空，天却很冷。一道道灿烂而耀眼的阳光照射着岸边持续不断地发出沉重响声的浪花。天蓝云淡，使人忘不了 12 月的严寒。加沙的大漠气候温差很大。夏日骄阳似火，风沙席卷；冬天冰冷，海风吹来潮湿。幸运的是，雨水尚未和往常那样把加沙城内的沙土街道变成坑坑洼洼的泥水路。

加沙自 1994 年 7 月以来，经历了阿拉法特回归故里和走向自治。尤其按奥斯陆和华盛顿协议获得了自由，当然是处于一种监管下的自由。

每条街道都留下了难民营贫困的痕迹，正期待着出现一丝充满芬芳的希望。

然而，昔日催泪弹或挡路轮胎的燃烧所散发的经久气味很难完全消除。当年以色列士兵身穿防弹衣，耸肩缩头，穷

追不舍地驱赶大起义期间的巴勒斯坦孩子们时的情景历历在目。<sup>[6]</sup>

国际上前所未见的一种奇特政治局面展现在眼前：中东开创出某种特殊的地位；这样的新格局，从一方面仍受着怀疑、仇恨与惶恐的折磨，另一方面来源于三位敢于开创和平的人物在白宫草坪上以神奇般的握手所带来的希望和抚慰。<sup>[7]</sup>勇敢之举，但依然是脆弱之举。

远离该地区的沙漠与石头、丘陵，在奥斯陆经过数月谈判所铸成的这一承诺性文件，很难猜想历史将会记住些什么。

这里的传统历史，远比理智更沉重。真主给众多儿子打上的印证规范着数亿教徒的生活，这大大胜过那些周密测定疆界的科学家或者绞尽脑汁地构想协议的外交家。

加沙城的出口面朝流沙，伸向海防线公路的地方耸立着一个小建筑，这里曾是以色列海军的哨所。阿拉法特的办公室设在那里，其中一个房间由巴勒斯坦电视台使用。“巴勒斯坦之声”就是阿拉法特的声音。无疑，这正是他所期望的。这使得他的反对者们咬牙切齿，而一些渴望能够自由获得重要新闻的地方记者则兴奋不已。

每天，阿拉法特从清晨起就开始工作。他先与助手们面谈，然后召开部长会议，再会见警察长官。各方面人员从他的办公室及客厅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有的抱走签有批示或命令的文件，有的得到关于工业项目继续谈判的批文，有的取走阿拉法特签字的支票用以支付警官们的工资或对烈士家属给予的抚恤金等。

另一种急切的情绪显而易见，因为再过几小时阿拉法特将飞往奥斯陆。他将与拉宾和佩雷斯一起，从挪威国王手中接受崇高的诺贝尔和平奖。

手边的电话响了。阿拉法特立即拿起话机，四周嘈杂声不断，他漠然回答并致谢，却不动声色。他轻轻地放好电话，又继续听来访者述说。惟有他眨一下眼睛，表明有重要情况通报。

\* \* \*

苏哈·阿拉法特笑着说道：

他总设法先于他人知道一切，即使这首先是与你有关。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他的妻子来说，这有时很令人失望。生活在亚西尔身边并不容易，可以说天天都像打仗一样。

总而言之，我选择了他，便接受了这种生活，即与巴勒斯坦人民视为神话人物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回到家中却和平常人一样。在这点上，他自己可能还未觉察，可我感到他现在为此正作出努力。

\* \* \*

苏哈·塔维勒，别具魅力，令人钦佩。1990年在突尼斯与阿拉法特秘密结婚，将自己的终身与这位享有特殊威望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的人生融为一体。她对自己一生所钟爱的人备加赞扬。当时她才二十七岁，而他已年近六十。而她也善于适应别人的批评，怀着真诚，独立地思考回答最为

隐私的问题。

\* \* \*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在，我在他身边有我自己的生活在。不过，他四十年来一直在战斗，已完全战斗化了，已学会从不表明他的喜悦之情。他知道，他高兴的一天，很可能伴随着一个对他的亲人、他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来说痛苦的事件，一种所有危险可能降临的生活。我呢，带给他一个巴勒斯坦女青年的快活，坚信未来更加美好并对未来充满更大的希望，同时也许能带给他另一种战斗的眼光。

我和他交谈，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更为现代的看法。他装着听不进我的意见，但有时也听我的，总之，是由于我希望他那样去做。我首先是一位巴勒斯坦女人，知道自己有不少敌人，必定会招来嫉妒。不过，我存在着。您晓得，我的家中，人人善于斗争，善于赢得尊重。我的母亲蕾蒙达曾被以色列关押，住所受到监视，游行示威时遭殴打。我是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纳布卢斯和拉马拉长大的。我也明白战斗意味着什么。

\* \* \*

苏哈·阿拉法特坐在他们在加沙居住的普通房子的平台上。她出神地望着海，望着远处的地中海，随后目光停在丈夫办公室所在的那栋大楼。她金黄的头发，深黑的眼睛，浅蓝色的宽袍，使人们一猜便知她有身孕了。政治困境痛苦中

的某种脆弱，一个不时惊慌失措的年轻女子，但突然一咬牙关，显示出她坚忍的个性。

\* \* \*

因为在那天，我们要动身前往奥斯陆。对丈夫、对我这都是重大事件。如此远行要好好准备。因为要去奥斯陆，先得经过加沙边防站出境，然后沿着公路到达埃及的军用机场阿理什。机场上停着一架挪威航空公司的飞机，是挪威国王特别租用的，要接我们去该国首都。拉宾和佩雷斯倒很方便，可以从以色列的洛德机场乘机前往。天真冷，我们的房子暖气不好，和加沙所有家庭一样，难以抵抗隆冬的严寒。

我感到疲劳，不愿起床。裹在被窝里，我不禁想起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想起至今还挤在木板棚里的大多是 1948 年阿以战争造成的难民们。这些难民营是贝亚克、贾比利亚、夏蒂、哈尼斯、拉菲亚等。以色列军队撤离，1994 年 7 月那天阿拉法特归来，总之这一复兴所激起的巨大希望，仿佛当天早上终于降临。我想到海格立斯的神工，就凭他一人，一个动作，转瞬间就把加沙重建起来。除非另有仙女可把这些不卫生的街道一下子变成花园。

然而，没有发生奇迹。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打掉宿命论，齐心协力，加快行动，消除贫困。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答应的千万援款，看不见，摸不着；相反，穷困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亚西尔已经陷入圈套，对如

此脆弱的和平所带来的不幸的圈套。

我沉浸在幻想与忧郁的思考中。电话铃响了好久我才接。是艾哈迈德·蒂比医生，像是从耶路撒冷打来的。我打了个寒战，不安和喜悦交织在一起。我本能地把左手放在肚子上，好像已能感觉到什么似的。我怀孕了。我期望有个孩子。喜悦、幸福马上要公诸于众，不再保持沉默了。秘密结婚，沉重多年，我太痛苦了。我在家中很自由，面对所有平民妇女，无须再受令人窒息的幕僚圈子的攻击或嫉妒。流亡岁月使他们变坏了。“务必告诉亚西尔”，我对蒂比医生说。

“别担心，他已经知道了”医生答道。

随即一阵大失所望，阿拉法特的妻子不能和其他女人一样，不能幸福地从丈夫的眼中看到分享喜悦的表情。而消息已为众多通讯社转载。如同每天晚上那样，我等到凌晨三点丈夫回来，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我感到他打心底里高兴，但却不表露出来。他对孩子的关心只是在谈到次日的远行时才间接地有所表示。对于我要不要陪他出访，医生们反对，我赞成，亚西尔则模棱两可。

在奥斯陆，拉宾和佩雷斯将由夫人陪同。1994年9月，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我未出席克林顿总统参加的华盛顿协议签字仪式。这一次，我本应该在丈夫身边。

\* \* \*

决定已经作出。第二天清晨五点，苏哈和亚西尔肩并肩

坐在黑色装甲奔驰车里，驶往阿理什机场。两小时的行程路况不好，车飞速行驶，戒备森严。一批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军车，一直护送着他们。实际上，在这条公路上发生暗杀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条路经过附近不少建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移民点。那里居住着的一些反对自治的以色列人，一直视阿拉法特为该死的血腥恐怖分子。同时还有与以军合作的阿拉伯村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哈马斯等他们随时竭力阻止和平的进程。以军士兵和巴方警察联合巡逻也未能及时制止数起血案，甚至在阿拉法特车队通过之前戒严的几分钟内，还发现一架装有炸药的马车。



## 同往奥斯陆

从加沙到拉法的公路，即通向埃及西奈的边境站，只不过五十来公里。这条公路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修的老铁路线，而自坎塔拉起则沿着苏伊士运河岸边，再穿越四百公里沙漠地带，至雅法与耶路撒冷的土耳其旧铁路线连接。加沙相继经历了奥斯曼帝国、英国人、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占领。在阿拉法特接受建立民族实体的第一阶段，即加沙一杰里科冒险赌注之后，巴勒斯坦旗帜四百余年来首次自由地飘扬。目前，在华盛顿和开罗协议中，法定国家的提法仍显含糊。而这一巨大的任务，实话说，甚至在巴解组织内部，阿拉法特也显得形单影只。类似的情形是：1917年11月2日的《贝尔福宣言》则更是含混不堪，<sup>[8]</sup>因为其中只隐约地提及建设犹太家园，却无法阻止后来建立以色列国。

通往阿理什的沙漠公路，对于驱车行驶者来说，一段段

生锈的铁轨，幽灵般跟随着伸向大海的棕榈林奔跑。这不禁激起人们的想象，再现本世纪初的名字与回忆。

大概是在巴勒斯坦平原和耶路撒冷的岔道加沙，1918年巴勒斯坦开始了被四分五裂的命运。巴勒斯坦脱离战败的德国盟友——高门宫廷的怀抱，<sup>[9]</sup>但却落入了英法殖民帝国的手中。

如今，中东一带凡提到的那些名字，人名、地名、政党组织名等往往都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产生的。要了解历史在今天正作出的新划分，绝不能忽视这些名字的由来，如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及首批犹太移民的安置、贝尔福宣言、奥斯曼帝国的垮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即由麦加哈希姆王朝和侯赛尼等大家族为代表）<sup>[10]</sup>劳伦斯·达拉比上校、费萨尔、赛克斯—皮科协议等，<sup>[11]</sup>这后两位英法外交官划定两大欧洲列强在中东势力瓜分线及巴勒斯坦的疆域。

回首七十七年前，翻阅1918年8月10日《名流》报一期发表的特派记者于勒·尚塞尔撰写的长文。作为历史的真正教训，文中关于加沙和吉里科的段落值得重读，以便对欧洲一战时在尚无边界划定的中东的观念上有个简要的了解。整个地区归属于君士坦丁堡苏丹。

现摘引几段如下：

“担任巴勒斯坦战地记者并非易事。我们盟友英国人那里干得何等漂亮，意欲继续悄悄地将此进行到底。他们只有向世界发布夺加沙取雅法最后拿下耶路撒冷后才会罢手的消息。君不知摧城拔寨意味着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六千多平方公里土地而整个圣地从此摆脱了奥斯曼的奴役。”

在以坎塔拉为起点，开往生力军前线的火车上过了一夜，尚塞尔发现了加沙。

“加沙，作为重镇，数百年来一直是任何以侵略巴勒斯坦为目标的军队的壁垒。曾阻止亚历山大大帝战胜大流士之后向埃及进军。<sup>[12]</sup>如今所见的城垣废墟，并非时间的推移，而是我们的炮弹所致。事实上，两天之中，停泊在海边的英国重炮舰不停地轰击敌营，法国轻巡洋舰《鲨鱼》号也参加了轰击行动。炮击之后，几天聚集在比尔谢巴的英军倾巢出动攻城，骑兵挥舞战刀杀向敌军。”

攻克加沙城，主要归功于骑兵。这标志着土耳其在巴勒斯坦全线溃败。从此，英国节节获胜，直至解救圣城耶路撒冷。

“到达应该停留的利达站，我要去法军营地……我们经过一个风景如画的阿拉伯小城拉姆勒，《圣经》中阿里马蒂旧址。<sup>[13]</sup>我们绕修道院围墙转了一周。1799年波拿巴·拿破仑途经加沙曾在此借宿，<sup>[14]</sup>我想他当年来到这里，没有火车，而是穿越沙漠，率领高顶皮帽的精锐之师到来。至于我国高级专员乔治·皮科，是一位坚忍不拔的代表，对我国在巴勒斯坦的权益和影响保持高度警惕……”

“耶路撒冷……据土耳其的统计表明，战前总人口为七万人，其中有穆斯林、犹太人、希腊或拉丁世俗基督教徒、科普特人、阿比西尼亚人、德鲁兹人和叙利亚人等。5月26日，我有幸出席布沙拉犹太移民为专程前来耶路撒冷参加仪式的英军司令阿伦比将军<sup>[15]</sup>举行的欢迎仪式。这位英国将军途经时，犹太学校三千多儿童夹道欢迎；孩子们一边欢

呼，一边向他的车子和随行人员乘的车子抛洒鲜花。在他的陪同者中，有人给我指明一位，即罗特希尔德男爵……”

当时就已经有难民啦！他们来自约旦河谷和朱迪亚—萨马利亚，那一带英国和土耳其双方士兵仍在交战。尚塞尔描述道：

“许多难民集中住在奥利维埃山上。我曾费劲地爬上俄罗斯塔楼顶层，死海和光秃秃的莫阿布山尽收眼底。我见台地上还有难民：一个衣衫破烂的清秀老头，一个几乎赤裸的儿童，那双美丽而明亮的黑眼睛，一直眺望海那边的一个方位，我的向导说阿拉伯语，代我问他们为何执著地望什么。他们答道：‘故土……’

“这个神奇的词具有何等力量。他们迫不得已背离的穷乡僻壤，饱经灾难的地方，海平线下四百米，人呼吸都困难。正是在这些荒凉的地区，英国军队在作战。下次报道中，我将给读者讲述吉里科一带的英军前线战事。如盟军所称的，吉里科似地狱……”

因此，该地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的所有参与方，一切历史的、地理的和宗教的因素，自二十世纪初叶起，业已扎根。战争此起彼伏的策动者是殖民主义、毁灭性的纳粹主义、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参与的国家及人物的野心等。从贝尔福宣言到以色列建国，难民营流血之战，加沙—吉里科协议，阿拉法特、拉宾、佩雷斯对话，尽管有缺陷，但毕竟成为二十世纪终于忘却仇恨与暴力的象征。但是，道路仍然很漫长，因为必须致力为建设真正信任而多做善事，并付诸行动。



## 获诺贝尔奖

1994年 12月 10 日，从加沙出发赴奥斯陆，行程十一个小时。下午四时抵达。在机场跑道停下，诺贝尔学院成员，尤其是一批摄影记者，都将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苏哈·阿拉法特，将有喜在身的消息广传全球。

\* \* \*

怀有阿拉法特的骨肉责任重大。如何养育这个孩子，不要使其父亲、整个人民、整个历史及众多悲剧的可怕历史重负对他产生影响？对我来说，务必成功地保护他，直至他终有一天能书写自己的命运为止。

我通常容易招惹别人的目光，很怕新闻界。在奥斯陆机场，我显得拘束、慌乱。亚西尔开玩笑地用阿拉伯语对我说：

“往后不要和我一起正式出访了，你太吸引记者和摄影师。”

“不！不必担心，他们主要是冲你而来的，”我答道。

我感到他很幸福，满意。这样的和平象征令他高兴，尤其是在以巴秘密和谈的首选地奥斯陆。当天晚上，在诺贝尔学院，我们受到九位院士、其中两位是女性的接见。而在挂有全部诺贝尔奖获得者照片的大厅内，我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要换掉阿拉法特的像；我觉得他们所选的那张照片毫无表情，与亚西尔的个性恰恰相反……

随后，在为亚西尔颁奖的仪式进行排练时，我回到大饭店休息。我有点筋疲力尽了。

\* \* \*

首次正式晚宴在十二层餐厅举行。

\* \* \*

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都十分幽默。按礼宾安排，我与利娅·拉宾对坐，阿拉法特坐在她的右边。这是我们双方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西班牙与卡洛斯国王一起出席“阿斯图里亚斯奖”<sup>[16]</sup>颁奖仪式。

晚宴可谓充满学术色彩。拉宾仍然那么谨慎，而佩雷斯则善于打破僵局。回想马德里会晤，他先谈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如《百年

孤独》或《死亡通知的传闻》。拉宾夫人转向亚西尔，望着他说道：

“对那次会见，我有些失望，因为马克斯那天见你时，光冲着你。我与他比较熟，却反而被忽视了！”

席间，女士们交谈着，话题自然都涉及我生孩子的事。拉宾夫人强烈坚持我分娩最好到以色列一家妇产医院，确切地说，就是哈肖梅尔医院。她夸耀以色列医生和护理的质量。对于我来说，根本不考虑这一问题：以色列继续占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地位未定，我怎么能忘记呢？当然，我伤心的是发现加沙医院设施缺乏，巴勒斯坦母亲们面临着困难，依然需要叫接生婆，产后无严格的医疗护理。当时，我发誓竭尽全力促使优先实现的目标之一，即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医院，以便巴勒斯坦妇女安全无恙地生下孩子。

亚西尔与以色列两位对话者的会晤始终是超现实主义的。彼此为朋友，怀着真诚握手，大家都意识到使和平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必要性，要放眼未来。然而，理智调和尚未变为爱的调和，某种怀疑情绪依然存在，忘记过去难啊。我个人认为以色列人往往更是挑衅者。晚宴后的第二天，颁发诺贝尔奖正式仪式中，我可以想象得到……

\* \* \*

在数百位嘉宾的掌声之中，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正式入场。他们由诺贝尔学院院长们簇拥着，挪威国王和王后

应邀光临。阿拉法特像通常那样身着制服，头戴使他成为著名人物的“卡菲叶巾”<sup>[17]</sup>；他用眼角注视着身穿海军蓝色西装的两位对手的举止。西蒙·佩雷斯结着绿色领带，拉宾本人则为俱乐部风格，黄方格蓝领带。阿拉法特衬衣领口敞开，而用大方巾的一角作领巾。

当时，各自沉思于昔日的战斗。拉宾具有军人风度，总显得焦虑，习惯一枝接一枝地抽烟，不过受礼仪限制不能抽，仍对能够继续坚持和谈与扩大自治区域等犹豫不决。但是，他明白自己再也不能后退了。佩雷斯始终面带笑容，过于自信，意识到自己是以巴和解的主使者，可又不能单枪匹马付诸实现，决心一往无前，哪怕有迷雾笼罩仍要向前走。

而阿拉法特，是打游击出身的人物，经历曲折，足智多谋；一生遭受的创伤深埋心底，务必针锋相对地反击以色列，同时要对付阿拉伯兄弟的背叛。在后者看来，巴勒斯坦事业常常当做某种摇动出声的婴儿玩具，打着团结神圣的名义，用以扑灭民族的要求。在观众席头一排，正对阿拉法特坐的是他的夫人；夫人们以赞赏的目光望着她，时不时地鼓掌。

此时此刻，阿拉法特在想什么呢？

他的目光特别明亮，表情多样。时而和蔼可亲，时而是严肃的，发怒的，时而是开玩笑的，蔑视的，充满仇恨的，或者只是全神贯注于他不向任何人披露的神秘的思想之中。

\* \* \*

他们相继讲话。拉宾和佩雷斯一反常态，发表果真

是宣传作用的演说，大谈耶路撒冷犹太教、圣城犹太化、国王大卫之类的<sup>[18]</sup>。完全是挑衅！亚西尔不想反驳，也谈到耶路撒冷，而是以诗一般的方式阐述。演说起草者是巴勒斯坦大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sup>[19]</sup>可是，我感到阿拉法特生气了，在这样的时刻，令人难以预料，他可能会大闹一场……

同一天晚上，盛大宴会，仍有讲话。拉宾重又提及阿拉伯恐怖主义、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等。阿拉法特十分恼火，很想马上反击。我用阿拉伯语劝他冷静，即兴讲话要着重说明挪威在以巴首轮和谈中的作用，特别强调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斯的贡献；可惜这位大臣已经去世，而由遗孀玛丽安娜出席。真是奇迹：他依了我，全场掌声雷动，大家真正为亚西尔欢呼，就连大批前来奥斯陆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

晚宴一个接一个，讲话也同样。奥斯陆开始使我体重大增，尽管菜谱以熏三文鱼和其他鱼类为主。我喜欢吃鱼，可多吃胃却受不了。我要向你承认：奥斯陆之行以来，我一块鱼都咽不下去了。

一次晚宴中，拉宾和佩雷斯得知我对以色列社会总体怀有好感甚为吃惊。我回答他们说：不要忘记童年时代，生活在以色列的占领下，我当然深受痛苦，但是我们有机会接触许多以色列左翼人士，他们很久以来就希望与巴勒斯坦人接近。他们定期到拉马拉拜访我的母亲。其中有“现在就和平”运动的成员，乌里阿夫内里等一批议员，人权组织妇女成员等等。

“关于您的母亲，您知道，我认识她”，佩雷斯对我说。

奇怪的对话，友好的口气。然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有点一本正经：

“当然知道您认识她，因为是您下令对她的住所加以监视的，您任国防部长时又把她关进牢房。这对她来说很艰难，对我们做儿女的也是如此。”

“不，不是我。您弄错了”，佩雷斯反驳道。

那时，巴勒斯坦人认为佩雷斯在鸽派中比其他人更强硬。时间在变，人也一样。六日战争和耶路撒冷，加沙陷落后攻占西奈和戈兰高地，以色列人和达扬本人曾断定将把巴勒斯坦领土全部吞并。

我也忘不了 1967 年 6 月 6 日，拉宾曾是以军总参谋长……以色列坦克开进纳布卢斯，那时我刚三岁……